嘆，媽媽

□□周一殊□□

媽媽，自從那一天我從您內斂的眼神中發現一個隱藏了二十年的秘密之後，我哀痛欲絕。一直到現在那苦痛之犁在心田所耕出的傷痕還是無法癒合。

在我記憶當中，您一向待我很好，非常地好。每當黑夜降臨，我躺在床上等待各式各樣的小精靈來引我進入夢鄉時，我合掌感激這一切——所有來自您之慈愛的一切。您該知道我有多快樂，幸福的興奮感常令我喘不過氣來。

就這樣，過了二十星霜，日子平和地像碧湖中天鵝滑游的姿勢。然而，飄風驟雨難免要擾亂湖的寧靜。那是因為我得告別無憂無慮的歲月，成長帶來苦痛。我心已解體，不再和諧，也失去了平衡。於是，我變得異常陰鬱、乖戾，處處折磨自己，也要您受折磨。這樣的情緒醞釀到那可怕的日子終於爆發了，我無法自制地對您發脾氣，甚至惡言相向。媽媽，我實在是由不得自己啊！等我徹徹底底地傷害您——其實是傷害自己後，我等待您的責備，只要您一開口，或是嚴厲地望我一眼，我會迫不及待地撲倒在您懷裏痛哭，讓淚水洗刷掉一切哀痛。可是，媽媽，您只是冷靜地瞧我一眼，很快地收回目光投注到空間某個虛無而遙遠的點上。我驚愕地追隨您的目光，發覺您甚至不是望著遠方，卻是往瞳孔裏遙收斂——非常地純熟；我感覺到您的目光已迅速而筆直地下墜到無底的心之井。來得太突然也太劇烈的震撼使得我出奇地敏感，雖只一剎那間，我在您內斂的眼神中看到了她——我死去二十年的姊姊。我雖努力掩飾內心的紛痛，但瘦弱的雙腿再也支撐不了下沈的心，我跪倒在地上。而您眼神依然內斂。

媽媽，我一直以為二十年前因病早夭的姊姊已死去，直到那可怕的時刻，我才猛然領悟到她從未死亡，她一直活在您的心中，而且她不是以死時永不磨滅的小女孩姿態存在。她不斷地成長，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女孩。媽媽，您瞞得我好苦！事實上應怪我不夠敏感。

媽媽，我從沒像現在這樣傷心過。嘆 豈止傷心呢！您待我很好，這我不會懷疑，且深信將來仍不會改變的。可是，媽媽，您在心靈上已將我拋棄，這是何等的殘酷啊！也許您要否認，但誰能否認事實呢？

過去，我常為姊姊夭亡後依俗不得安葬感到十分遺憾，可是此刻我再也不那麼想。畢竟她擁有一個最溫暖的住所——在您內心深處，而不是黝暗陰濕的墓穴。她在那兒繼續她的生命。有時，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她的死亡只不過是為了完成另一形式的生命。

她是幸福的。在您心中，她長得比誰都好，很輕易地就擁有一切可能的美德，以及您全部的愛。當我做錯事時，您拿我同她相比，於是您在心靈上選擇了她；而當我完成某項美德時，您還是想著姊姊，當然她做得比我好，因為她的德性是絕對的善美。您不責備我，為的是您漠視我的存在，而且我一再的犯錯已使您無形中摒棄了我；至於您不曾稱讚我所完成的美德；使我痛心萬分，因為您根本否認了我對自己所做的努力。媽媽，這有多不公平！姊姊可以不花一點心血就輕易地得到您的肯定，而我，即使艱辛地成就美德，您也不肯肯定，為的是我同時具有向善和墮落的可能，何況後者又遠比前者的可能性大呢。媽媽，難道說您不知道成就善有多困難？我一直為此努力著，只要能得到您的鼓勵，再苦的煎熬我都願意忍受。我後悔過去做錯了太多的事，逼得您在精神上只選擇了姊妹為女兒。

我知道沒有理由嫉妬姊姊，到底她表現生命的方式並不是出於己意。我相信姊姊並不想這樣，她具有一切向善的可能，她將要求公平競爭，更樂意經由自我的努力來完成它。因為她比我更了解完美的意義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努力的精神。

媽媽，不論如何我深愛著您，只是我的愛落個空，換來的是不欲生的絕望。不過，我仍夢想有一天我能以完美的姿勢立在您跟前——無可倫比的完美呀！那時，您是否能將內斂的眼光外放而注視著我呢？我渴望會有那麼一天您接納了我。可是；我又害怕您早已喪失的信心並不能因我的表現而在人間重新拾回，您將永遠和姊姊生活在一永恒而寧靜的世界裏。有時，我不得不佩服您有超絕的智慧，因為您能在這曾傷得您遍體鱗傷的世界之外築了一座完美的殿宇。您棄絕了人世，但並不寂寞，因為姊姊將永遠忠誠地伴著您。既然您不屬於這世界，那麼再也沒有什麼能夠傷害您的了，甚至我也不能，可是，媽媽，您的幸福為何令我感到難以排解的悲哀？

媽媽，即使您棄絕了我，我仍將努力完成善美，畢竟我並未拋棄自己。夢想也許能實現，也許不，但我始終都將驕傲地屹立著，雖然將很孤獨、很寂寞。

或許我會在您殿宇之旁另築一殿宇。嘆，媽媽！

索忍尼辛的新書

賴敬文□

□□□□□

自從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們用政治壓力將索忍尼辛逐出蘇俄國土的事件發生後，索氏離俄迄今已有一整年的歷史了。很明顯的，克宮頭子們認為索忍尼辛一旦被放逐國外，必將影響了這位巨人作家今後對蘇俄極權政治所作的批評與責難應有之權威性。在索氏被放逐的第一週年，巴黎一家以俄文為媒介的青年商會出版社(Y.M.C.A. Press)同時出版了「古拉格羣島」一書著者的另一部暴露蘇俄暴政真相的歷史記敘編錄——這一本回憶錄共計六百二十九頁數，內容翔實記載作者本人在蘇俄本土上，作為一位作家所有過的十三年奮鬥史。該書末尾記載的乃是著者本人最後被逮捕及強迫驅出本國，流放西方的經過等等。索忍尼辛的這本新書英文題名為The Calf Butted the Oak（暫譯為「繫於橡樹的小牛」）——這個相當奇特的書名原係蘇俄民間流行的一句諺語，寓意影射著者以小敵大，即索忍尼辛單槍匹馬與龐大的蘇俄政權對抗之意。

索忍尼辛新出版的這一部回憶錄所記載的歷史始自一九六一年。其時索氏剛渡完十一年的監禁、集中營、放逐及癌症相脅的生活，定居於萊桑省會，在一家中學擔任數學教員。是時索氏已是蘇俄文壇上赫赫有名的「地下人物」。他秘密的利用時間寫作，完成了以史大林制度下的監獄及集中營為主題的兩部長篇小說：「第一個圓圈」(The First Circle)以及「伊凡．帝尼梭維茲生命中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由於這種小說主題在當時是被當權者所嚴禁者，他很擔心自己的危險舉動會被好事的友人及同事發覺，以及作品被政府沒收，所以在文壇上他一直以隱士自居。斯期間，他連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作品會在蘇俄國土內出版，更沒想到自己的作品竟成了後代人保存的有關列寧與史大林暴政下六千六百萬受難者的史料的唯一依據。——該回憶錄中亦敘述：一九六二年，赫魯曉夫為了配合反史大

的
我何嘗想到，在
的苦，從明媚的
纏著、圈著、細
扎，驚地回頭，
像晚秋的雨，
湃湃襲捲而來。
怎抵得住你無涯
，擺脫吧！這深
？但是啊！有誰
愛情故事，怎麼
昨夜夢裏，忽
燦爛的笑語，銀
朵朵撒在營地的
喜悅，無語的凝
想繞著水湄飛。
夏日光彩的夢
願化作蛺蝶，展

悟

人的軀殼之內可否伸出一隻手（從昔日初中物理課本上得知的：一個人絕對無法將他自己抬起——是的，就是這隻不存在的有能抬起自身的手），在盛怒狂悲之時，使力握緊，握緊，軀殼遂在它的掌握之中碎裂，回歸為最原始的顆粒……

然後，創世紀似的洪荒之後，那隻手或會從廢墟中復蘇，伸一伸龜裂的指掌，抓一把灰土，重新開始塑造。

重新塑造。

重新塑造。

完美或無有。沒有第三個選擇。

× × ×

一點來由都沒有。只見眼前是無盡的荒墟，黝黑的瓦礫堆中仍閃着金光點點，刺得我雙眼昏花，是的，一座高聳的金塔已然坍塌幻滅。——為什麼？或者，將怎麼樣？——我不時緊閉眼睛，使勁地甩甩眩惑的腦袋，努力地想理出一點東西來。沒用，就是沒用。高聳的金塔已坍塌。這件事實是唯一的存留。

沒有任何超乎尋常的災變發生過。冷靜點，你會發現甚至風也只是微微的。沒有，沒有任何災變真正發生過。這個世界跟前一刻並無不同。

◇◇◇◇

◇◇◇◇

嚴格地說，事情只是這樣的：我過了一段假日，
理性的假日，日記被擱在抽屜角落裏——我全然忘
己如何必得在睡前攤開日記；一字字地刻，直至「
又東昇時，我將是一個更好的我」這幾個字終於被
，才換得一夜的安眠——不需要，日記不再被需要
為世界是這般明亮，生命是這般美好，而最重要的
自己是這般的善，以致於一無疑問地有權在這美麗
上享有一席之地；然後，你拿不準是什麼樣的時刻
其然地，不知是誰扭亮那盞該死的燈，青白凜烈的
照見了先前你不曾見的東西——那是你自己，一個